

山野来信

□ 许伟锋

春风一过山梁,最先绿起来的,总是五瓜子。

它生得倔,专挑向阳的山坡,长在一一种叫“刺笼苞”的矮树上。那树浑身暗绿尖刺,像一副执拗的盔甲。五瓜子就躲在刺隙里,掌状的叶,五枚尖儿,叶面嫩生生的绿,叶背蒙着一层薄绒,像凝着山间未晞的晨雾。

采摘要耐心,手指从刺缝间轻轻探入,捏住叶梗迅疾一掐,“啪”一声微响,那抹新绿才算落入手心。心一急,尖刺便会在指腹留下一点红痕,火辣辣的,是山野给人的印记。母亲那时总笑我笨拙,父亲则不言不语,只将摘下的嫩叶仔细收进背后的布袋。布袋一点点温柔膨胀,盛着满袋清苦芬芳,也盛着一个春日欢喜。

新摘的五瓜子,凉拌最是清鲜。入沸水焯掉,张扬的嫩绿便沉静下来,化作温润的墨绿,拌上蒜末、细盐,一起自家晒酿的醋,便是一道上好时蔬。

入口清冽微苦,却苦得爽快、不黏不滞,像春寒料峭里一口入肺的山风。苦味散去,舌根缓缓泛起一丝淡甘,清浅悠远,萦绕不绝。若喜浓烈,便不焯水,洗净沥干水分,撒上盐、辣子与蒜蓉,滚油一泼,蒜香、辣香与野菜清苦交融,生出一股泼辣鲜香的筋道。

这先苦后甘的滋味,年少时只当是寻常。如今隔着岁月回望,倒像一句早早伏下的谏语,道尽了成长的况味。

五瓜子是一种野菜,一种家乡山里的野菜。离了那山,这滋味便断了。

直到几年前,一位高中同窗,辗转问得了我的地址。

自此每年春深,当一只鼓鼓囊囊的泡沫箱递到手上,我便知道,是那片山野、那缕带青草气的风、那段布满尖刺却温柔的岁月,找我来了。箱子打开,保鲜袋码得齐整,袋内水汽氤氲,

五瓜子鲜灵如初。附着的纸条上,是熟悉却又略显生疏的字迹:“今年雨水足,野菜长得旺,寄点你尝尝。”

没有多余的话。我忽然想起,当年我们一同骑车放学,路过那片“刺笼苞”山坡,他指给我看,说这叶子像五瓜子。原来,他一直记得。

我小心取出一袋,依着母亲的法子焯水、凉拌。当清苦的滋味再一次在口腔弥漫,眼眶不觉微微发热。吃不完的,便捏成紧实的一团,冻进冰箱深处。母亲曾说,这样存着,想家的时候,随时都能尝见故乡的味道。那滋味,穿过重峦叠嶂,越过人海茫茫,竟一丝一毫也未曾走样。

我忽然确信,有些东西,它被封存在碧绿的叶脉里,藏进独有的清苦中,只有心怀故土的人,以记忆为钥匙,方能将这份乡愁,安然无损地投递到舌尖,落进心上。

由此又想起苜蓿。童年乡野里,

它算不上名贵,田埂边、河滩上,紫花点点、绿茵一片。我们放学路过,偶尔掐一把嫩芽入口,清淡草香里带着一丝原生腥气,远不如五瓜子有筋骨、有滋味。多年后,我也曾买来吃过,口感柔和丰腴,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我们这代人,从泥土里起身,扎根于城市。肠胃与梦寐里,却固执地念着那质朴、带着苦涩的泥土气息。那气息,是五瓜子的清苦回甘,是苜蓿淡淡的草腥,是山风、泉水,是“刺笼苞”尖刺轻轻扎手的真切记忆。

冰箱的冷冻格里,还静静卧着去年春天留下的几小团野菜。想家时,便取一团化开,看它在温水中慢慢舒展,仿佛重新活过来。

我一口一口,仔细品读这封“山野来信”。将清苦、回甜、一座山、一段年少时光、一整个故乡,安静咽下,安放在生命最深处。

茶篓里的春天

□ 杜双庆

车至文县碧口时,窗外的绿,陡然站了起来。不,是挂了起来。

一片片茶园,仿佛被无形之手提着,挂在白龙江两岸的陡坡上,从水边一直“挂”到云里。远远望去,那层层叠叠的茶垄,不像庄稼,倒像大山的轮廓被春天用最嫩的墨,一道道,重新描了边。路,顺着山势而上,陡且窄。行至半山腰,摇下车窗,一股清冽之气扑面,混着泥土、腐殖层和某种鲜灵植物汁液的气息,直入肺腑。

好友指着远处的坡面说:“看,那就是我家的茶园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心里一惊。那坡度,人空手站着都怕要后仰,却见十来个人影,身体与山坡形成一个无比稳定的夹角,像山体自然生长出的另一排茶树。走近才看清,她们斜挎竹篓,指尖与茶芽的触碰,并非想象中的轻柔,而是一种利落的熟练。

我也加入其中。明前的嫩芽,不用掐,不用拽,只以指腹抵住芽根,向侧旁果断地一掰,伴随着一声极清、极脆的“嗒”,一颗芽尖,便落入掌心,旋即轻轻放进腰间的竹篓。那“嗒、嗒”的脆响,短促而清寂,是芽梗离别的声音。每一声轻响,都让篓底的茸黄,厚了那么几几乎看不见的一层。

这细微的采摘声,伴着四野的风声、远处隐约的江流声,如时光本身的滴答,悄然响起。低头看时,篓中那一点点鹅黄的星子,正聚拢成一小片静谧的光——原来春天不只挂在坡上,也正被一芽一芽,采进这盈盈一握的竹篓里。

下坡坡来,友人带我去拜访炒茶的老师傅。走进一四合小院,步入侧室,只见一口大铁锅幽幽发着热,而老师傅

正将满满一竹篓刚采下的叶芽倒入锅中。锅温灼人,鲜叶入里,“滋”的一声,瞬间炸出蓬勃的气味,满室盈香。

紧接着,老师傅赤手探入锅中,手掌轻覆茶叶之上,快速往锅边一提、拉,手势快而稳,茶叶便在空中翻身,旋即落回锅中,甫一落稳,又是一提、拉,如此反复,与一团绿色的火焰搏斗,是将漫山遍野的野性,收束进一身沉稳的筋骨。白气缭绕间,老师傅微微眯着眼,仿佛在茶与叶无声地角力与协商。个把小时后,原本鲜润的芽叶变得苍实,一场关乎定型的蜕变,方告杀青。那一篓清鲜的春芽,在火与手的共同作用下,褪去青涩,凝成了更耐久存放的形和魂。

好茶,最终要在杯盏中见分晓。沸水冲下,头芽在水中浮沉、旋转,如群鱼溯溪,然后根根倒立,悬于澄澈的汤中。汤色是极淡的鹅黄,清透如初融的雪水。举杯近唇,香气幽然而至,是空山新雨后的澄明,是穿过竹篱的日光,清冽中自带暖意。

饮一口,一股清冽直抵喉头,旋即,一股扎实浑厚的回甘,从舌根与两颊深处,不容分说地弥散。那醇甘并非突然涌来,而是从喉底稳稳升起。恍惚间,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只竹篓,看见无数个“嗒”声后积攒的鹅黄,看见它们在滚烫锅中收敛、蜷曲。先前在坡上看见的陡,尝到的竟是这般浑厚;指尖采下的脆,化成的竟是如此绵长。咽下,喉间一片清凉,呼吸间,仿佛也染上了山野的清气。

友人缓缓道,“我们这茶啊,是从陡坡上、烈日下和急雨前争出来的,是家家户户,一背篓,一背篓,从山上背下来的春天。”

聆听心音

□ 雷紫翰

叶和泥土,朝着远山的方向,潇洒地昂起头,有起有伏、长长地嘶鸣一声。那一声嘶鸣,穿透炊烟,在暮色里传得很远很远。当时不懂,如今想来,那便是它的“心音”——那是疲惫后的释放,是沉默中的呐喊,是对那一口清冽溪水和一把鲜嫩青草的知足,更是对次日又将踏上征程的一种坦然。

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,也藏有这样的“心音”。那是你夜归回家看见的那一盏为你留的灯;是你外出后返乡,推开门时父母那一声“回来啦”;是即便遭遇挫折心底那一点不肯熄灭的火苗,依然告诉自己“再试一次”。这“心音”或许微弱,却最为真实,那是我们在疾驰岁月里,唯有自己才懂的念想、定力和能量“快充”。

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,年轻人主动激发骏马奔腾千里的豪情,迎着风,去闯,去见世面;上了年纪的人,能拥有老马识途的智慧与温情,守得住自己的真诚。

让我们一同聆听,那铿锵有力的马蹄声,让自己的心跳也与时代同频共振。像那渐渐消融的冰雪下第一株探出头来的草芽——用豁然顿悟的心态,敬畏脚下的土地,因为那永远是最踏实的起点;以从容的姿态,借着马蹄奔腾的冲劲,带着心中笃定的温暖,走进又一个全新的春天。

隔窗望春

□ 敏奇才

气,今年的庄稼指定好。

楼前的一排车辆一会儿就被上了雪白的车衣,我拍了照,发给母亲。母亲也拍了老家院子和院墙上雪雪的厚度。南墙角的毛竹被水雪压弯了腰,匍匐在地。园子里樱桃、李子、杏子树的枝条全都沉沉地坠着。母亲说,地上滑,不敢到园子里去,但怕水雪压坏果树。我说,您就搬条凳子,坐在屋檐下,看水雪的消融,大地的吮吸,雪气的升腾。母亲说,我正看呢,稀罕得很。母亲停顿了一会儿又说,雪消了,趁墒情好,后天我就央人点豆种麦。顺带把园子也翻了,种上各种蔬菜,秋天里你们拖家带口地来了,又吃又拿的。母亲说完,嘿嘿地笑了。

突然,我的眼眶里一热,像是飘进了雪水。

妻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说,把窗关了,水雪都飘在了脸上,湿漉漉的。

我顺势摸了一把,脸上果真落满了雪水,温润,湿滑。

这场水雪过后,春天的步伐该加快了,也该是春色绿萌的时候了。

百花

第3370期

心知白云妙

[中国画]

张涛

本版联系电话: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:
gbbaih@126.com



春曲

□ 彭军选

草头尖出山头
柳条缝缝,携春风共舞
在新鲜而润湿的阳光下
桃花开,杏花绽
连翘花早已缀满山崖
大大小小的春天
钻出土皮,挤满野径,落上枝头
一芥芥一丛丛一朵朵

二

徜徉山野
随意便可采撷一背篓诗歌:
紫花地丁、野柴胡、娇羞的蒲公英、
青豆似的毛桃
和一窝窝鸟的脆鸣
满川春雨
把我濯洗成春天的模样

柳梢新芽

□ 张芳学

那一枝枝嫩黄的芽
是春天探出的头
和煦的风吹过
冰封了一冬的念想
轻轻地撒开

长满柳芽的枝条
被一双双小手
做成了简易的柳笛
柳笛声声
述说春天的故事
故事里满是憧憬

柳树不说话
努力地把枝条伸展
接住了阳光雨露
就接住了
万紫千红的春天

玉兰醉秦州

□ 杨岁虎

满脸惊喜的人们脚步缓缓
一朵朵白玉精雕的花盏
醉倒了暖暖的春风
谁如此偏爱?
玉兰古巷的天空
蓝得,如此透亮

二

太美的名字
不忍大声呼叫?
那小点声,再小点声
以双唇微润的颤动呼出
——玉兰
洁净洒落一身
春天的爱情
花瓣般纯洁又慷慨

三

一场花的盛事
天水就成了秦州古城
好吧,就用双唇用诗歌留下:
玉兰在弦
秦风在弦

野蔬衔春味

□ 晴川

混着泥土香,沁人心脾。

我们嚼得嘴角沾泥、腮帮子鼓鼓,直到肚子撑圆才肯停手,却也不忘把收获的狼把把用马莲草捆好,小心翼翼放进筐里。夕阳西下,橘红余晖给山坡镀上金边,我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往家走,筐里的狼把把轻轻晃动,脚步蹦跳,心里满是沉甸甸的欢喜。为了留住春味,我们会把狼把把埋在菜园湿土里,想起来便挖几棵,依旧清甜。

春去夏来,狼把把草疯长,盛夏开细碎小白花,花落结针状种子随风飘散。地下的红根再无清甜,唯有等待下一个冬藏春醒。

春日山野的零嘴,还有辣辣秧,学名葶苈,乡人因它冲劲十足的辛辣唤其名。辣辣秧根细量少,却分布极广,田埂、荒坡、墙角、石缝,随处可见它倔强生长的身影,不用远走,蹲在门口便能寻到,拾得一份简单快乐。

辣辣秧的根扎在泥土里,我们从懒得用工具,总爱徒手探寻。拢住它羽毛状的嫩叶轻轻掀起,揪得快了

便溅得满脸泥,引得伙伴大笑,但拍土掸衣后依旧乐此不疲,这份纯粹的快乐,藏在春日风里,刻在童年记忆中。

捋去泥土的辣辣秧根塞进嘴里,辛辣瞬间在口腔炸开,冲得人直流眼泪,鼻尖发红,却又带着奇特回甘,越品越有滋味。小孩子嘴淡,皱着眉吐掉,却又忍不住再尝,那股辛辣,是童年小小的冒险,藏着调皮与好奇,也藏着乡野最质朴的味道。辣辣秧的嫩茎叶,还是家乡春日餐桌上的美味野菜,开水焯过去涩,切碎拌肉馅香油包饺子,鲜香中带淡淡辛辣,是春天独有的滋味,藏着家人的温柔与牵挂,也藏着对家乡最深的记忆。

如今,每当想起儿时的乡野零嘴,狼把把的清甜、辣辣秧的辛辣……心中便涌起暖流。春日野蔬,藏着童年的鲜活烂漫,那些藏在乡野间的滋味,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牵挂,是童年最珍贵的馈赠,是乡愁最动人的注脚。无论走多远,过多久,想起时,依旧温暖如初,依旧能在舌尖尝到岁月的甜,感受到时光的温柔。

在甘南,春天的步伐轻缓,悠闲。

清晨,窗外霞光轻泻,苍穹一派朦胧。远山里,春浅绿薄,雾色腾腾,山林微黛。春风裹着暖意,轻梳大地,闲不住的农人们已经扛锄上山播种了。

窗内,阳台上,太阳照进来,一长溜花盆里栽植的茉莉花、长春花、竹节海棠、蝴蝶兰、蟹爪兰、君子兰、金鱼吊兰、春兰、令箭、对红、韭莲、虎眼万年青……争先恐后地绽放,提前告知春的到来。

窗外,路边的柳梢,墨红一片。朝阳的墙角,几丛蒲公英已经从墙根下破土而出,露出了黄嫩的脑袋。一只吃独食的公鸡,走走停停,急促地啄着食。一只铜铃鸟,在鹅黄色的柳梢上跳来跃去,寻觅去年曾经盖过的巢窠。

突然,窗外街边的柳梢摇摆了起来,起风了。天空一片苍茫,遮住了羞涩的太阳。春雪沉重地飘来,打下,融化。

母亲打来电话,问:你们那边下雪了吗?

答:下了,很大,像筛子筛呢。

母亲在电话里笑了,喜悦地说:这也下了,也像筛子筛呢,地里有墒